



復旦 文史丛刊

东亚的王权与 思想

[日] 渡边浩 著
区建英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復旦 文史丛刊

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日] 渡边浩 著
区建英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 (日)渡边浩著; 区建英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0
(复旦文史丛刊)
ISBN 978-7-5325-8228-0

I. ①东… II. ①渡… ②区… III. ①政治思想史—
研究—东亚 IV. ①D0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6075 号

复旦文史丛刊

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日]渡边浩 著

区建英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01,000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978-7-5325-8228-0

K · 2250 定价: 4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复旦文史丛刊”编纂说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后，致力于推动有关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近期重心是围绕着“从周边看中国”、“批评的中国学研究”、“交错的文化史”和“域外有关中国的文字资料与图像资料”、“宗教史、思想史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等课题进行探讨，同时，也鼓励其他相关文史领域的各类研究。为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这套“复旦文史丛刊”，丛刊不求系统与数量，唯希望能够呈现当前文史研究领域中的新材料、新取向、新视野和新思路，并特别愿意收录年轻学人的著作。

本丛书基本体例如下：

(一)本丛刊收录有整体结构和完整内容的有关中国文史的研究专著，不收论文集。

(二)本丛刊内所收专著，一般字数在25—40万字，个别情况可以超过此限。

(三)接受国外以其他语言写成的专著的中文译本。

(四)注释一律采用页下注，书后要有《引用文献目录》，如有《人名

索引》和《书名索引》，则更为欢迎。

（五）本丛刊设立匿名审稿制度，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聘请两位国内外学者担任匿名审稿者，如两位审稿者意见和结论彼此相左，则另请第三位审稿者审查。

（六）本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

2008年5月

译者序

渡边浩(Watanabe Hiroshi)先生所著《东亚的王权与思想》的中译本,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学术丛书中的一种,与中国大陆以及汉语圈其他地区的广大读者见面,我感到无比庆幸。在此首先要感谢葛兆光先生的推荐,感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赞助。还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特别是责任编辑耐心细致的工作。

渡边浩先生原是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教授,曾任东京大学法学部学部长、东京大学副校长,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并任法政大学教授。渡边先生作为政治学者主要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和东亚政治思想史,在东京大学时继承了丸山真男先生开创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座,在学界中具有很高的声望。《东亚的王权与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初版,后又多次再版)是由渡边先生数年积累的论文编辑而成,对日本的政治思想史学界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界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

渡边浩先生是丸山真男先生的高足。丸山先生已为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区的不少读者熟知,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开创了日本政治思想史学,对战后日本的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我与这两位先生也有很

深的缘分。我在东京大学读博士时，丸山先生已是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因一次他偶然看到了我的一篇文章，与我讨论了几个小时，便表示乐意当我的私人导师，这样我就非常幸运地当了他退休后的私人学生。同时，我在读博期间也常常从渡边先生那里得到很多启发和教益，就任大学教师以后，还通过交流继续获得渡边先生的学术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丸山先生和渡边先生都是我的恩师，而我又和渡边先生共有同一位导师。对于丸山真男与渡边浩的学术传承，我是感受深切的。我曾翻译过丸山真男先生的福泽谕吉研究著作^①，现在又翻译了渡边浩先生的这本著作，着实是因为我觉得，渡边先生在继承和批判丸山思想史学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的学术发现，为我们重新思考日本乃至东亚近代的问题提供了新颖独特的观点，富有启迪性又耐人寻味。

丸山先生曾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后记》中说：“殷切地期待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后起之秀勇于超越我愚拙的研究，站在现今我们被迫面对的“世界史性”的问题面前，执拗地投入这些问题的研究”^②。丸山先生在他的学问历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方法，也树立了一种学术精神，这种精神为后学所继承，而且又反过来成为对丸山学说进行批判和修正的武器，这恰恰显示了“丸山学派”的生命力。在比较具有自由传统的日本政治学界，后辈学者对丸山思想史学既有发展性继承，也有批判性继承。渡边浩先生的《东亚的王权与思想》是对丸山思想史学的批判性继承，同时也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因为这本著作在理论和方法的构思上几乎是全新的独创。所谓方法并不是现成就有的，而是研究者在自己的探索中创造出来的，我们不能期待轻易地得到某种新奇或权威的方法。渡边先生这本

① 有两个版本，第一版标题是《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由学林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二版标题改为《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由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出版。福泽谕吉研究是丸山真男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从战争期间起一直持续到晚年。他后期的福泽研究论文还未收入此译著。

②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后记》第9页。

著作给我们展现了创造方法的精神。

《东亚的王权与思想》于1997年10月出版之后,在各种杂志和报纸上出现了众多的书评。其中,登载于《每日新闻》1998年1月25日的一篇书评写道,这本书有很多出人意料的新发现,“全书以崭新的研究态度,展现了丸山学派的新风格”。登载于《中央公论》1998年2月号的一篇书评写道:“此书总的来说,不仅每篇论文都会令读者感到新鲜甚至吃惊,而且都有翔实的史料来支撑其逻辑分析,它基本上不说那些没经过审慎考察的话。”日本政治学界中德高望重的松泽弘阳先生也亲自写了书评,详细介绍了此书的理论和逻辑以及各章的精彩之处,并作了如下评价:

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近世思想史研究中,出现了从各种角度对丸山真男氏《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开拓的范例进行批判和修正的许多优秀专题论著。在那些成果的基础上,近年又出现了探索包括洞察天皇制国家形成在内的近世思想史总体研究的动向,新的范例也渐渐成熟。其中,汇集了1977年至1994年发表的精心论著而编成的、渡边浩的《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在这个学术动向中是具有显著学术个性、又占最重要地位的。此书在逻辑分析上极为慎重和缜密,但其文章却非常轻快,以那若无其事般的行文,随处阐述着各种崭新的见解、出人意外的解释,以及各种大胆的质疑。

.....

此书并不长大重厚,但充满着知性上的挑战。它以轻描淡写的文体来“逼读者醒悟”,这就更显出其挑战的力度。不论在对近世东亚史的问题群的解释方面,还是在形成全书支柱的政治和历史的理论方面都处处表现出挑战性。^①

《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体制

① 日本政治思想学会编《政治思想学会会报》第7号(1998年10月)2、8页。

的思想”，描述了一个独特奇异的、以儒教观念难以想象的、武士统治的社会，并阐明了这个社会的维持方式与思想的关系。第二部分是“东亚诸社会与思想”，通过导入与中国、韩国比较的视野，内在地理解中国“读书人”和韩国“两班”的社会学特征，鲜明地对照出日本儒学者的存在方式，描绘出他们作为知识人在世界上也属罕见的境遇，以及思想与体制碰撞所导致的儒学自身的变化。第三部分是“日本的儒学与国学的心性”，阐述了儒学的引进对日本产生的种种刺激，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多样化，儒学与各种思想、特别是与日本“国学”的碰撞。这部分也描述了一个与丸山真男的徂徠论^①完全不同的徂徠学以及国学的形象。最后，作者还附上了一篇题为《对“理”表示厌恶的美感与暴力》的短文，其内容令人深思。第四部分是“西洋的‘近代’与东亚”，通过阐述西洋的“近代”在东亚各国的演化，对照出日本独特型态。那是一种出乎通常理解独特型态，儒学的价值观对日本近代化发挥了正面作用，儒学的“华夷”观念与日本的“文明开化”发生了奇特的结合。

我们中国人从自身的文化背景来看日本时，也许会认为近代以前（德川时代）的日本也是一个儒教社会，想象在那里儒教也是主流文化，日本的儒学者也像中国士大夫那样有权威，对社会政治具有影响力。或者认为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儒教是封建体制的意识形态，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日本的近代化正是通过批判儒教，摆脱这种封建意识形态，迅速接受西洋文明，而成为亚洲最早成功的近代国家的。或出于类似的观点而认同丸山真男的徂徠论——即象征着日本朱子学崩溃的徂徠学是转向近代思维的起点，或与之连锁，批判丸山的徂徠论是日本中心主义的、“脱亚论”型的近代主义。如果我们带着这样或那样的认识来读这本书，也许会不断地遇到意外，同时兴味盎然。我希望读者不仅能通过这本书获得

^① 丸山真男的徂徠学研究收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有王中江先生翻译的中译本，已于2000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关于日本的新知识,还可以获得一些反思的契机,比如我们是否把中国自身的感觉投影到对日本的认识中了呢?或者是否停留于某种观念性的理解呢?我还希望,一个与通常观念极其不同的日本形象,会促使我们在中国的自我认识上产生出新的视点。

译者:区建英

2016年春

中文版序

本书被翻译成现代汉语在中国出版,我感到无比荣幸和喜悦。

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也许读着读着就会觉得奇异。因为,我有意识地采用了各种各样汉语读书界还不熟悉的视角和观点。

东亚地区在过去很长的历史中,除了与外部进行交流之外,在内部也一直持续着相互交流,由此不断产生出了很多新的智慧和文化。我自己当然也在其中受益,从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我的这本书被翻译成汉语,也是继承东亚交流传统的长河中的一个小水滴。如果它能给读汉语书的人们带来哪怕是一点点新的知性的刺激,我将甚感欣慰。

本书正如“前言”所说,是关于“东亚”的、广义的政治思想论文集。

(1) 这里所说的“东亚”,是指以汉字文化为基底的文化占有影响力的地区。我本来是以日本政治思想史为专门领域的,但很早就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中国和朝鲜。因为我觉得如果只停留于研究日本,就甚至会连日本的特色也很难理解到位。大概对于中国研究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研究中国时只注目于中国,或许也会难以把握住中国的特色。在这

个意义上,本书是想尝试通过相互比较,对照出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各自的思想史的特色。

另外,如果单纯依据古典汉语所写的著作来研究,进行相互比较是很有局限性的。因为第一,在日本和朝鲜,写古典汉语的人,是用完全不同的语言来说话的。即便是在中国,用完美的“古文”写书的人,在日常会话中也是使用与“古文”不同的语言的。第二,中国、日本和朝鲜各自的社会也是非常不同的。

由于我对上述问题抱有强烈的意识,所以这本书与其他的日中儒学比较研究——比如仅仅依据汉文著作来考察的研究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

(2)在本书中,“政治思想”并不仅仅是指“思想家”关于政治的议论,而且还包括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思想”。因此,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固然是重要的考察对象,但除此之外的各种形态的“思想”也是本书研究的内容。因为无论是善是恶,政治都与人生和社会的所有侧面相关,所以,如果只注目于狭义的政治论,就很难深切地理解“政治”。

最后,这本书的中文版有幸得到刊行,我要特别感谢两位学者。

第一位是区建英教授(日本新潟国际情报大学)。区教授本来有自己所关心的严复研究,以及中日近代思想史研究,大学的教育工作也非常繁忙,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劳力来翻译我这本与她的研究领域有一定距离的书,而且对翻译难度极大的这本书作了相当准确的翻译。对她的这份厚意,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区教授曾经翻译过丸山真男先生的福泽谕吉研究论文集,第一版是《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在汉语圈得到了很多读者的青睐。我衷心希望这本书也能受到那样的欢迎,同时希望区教授所付出的劳动能有众多读者来分享。

第二位是葛兆光教授(中国复旦大学)。本书能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是承蒙葛教授推进的结果。我一直以来非常敬佩葛教授杰出的研

中文版序

究业绩。葛教授肯定了我这本书的价值,并支持此书汉语版的刊行,使我非常感激。在此特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 渡边浩

2016年春

中译凡例

本译著的原作为渡边浩著《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此著由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7 年刊行了初版,立即在学界以及更广泛的读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继而 1998 年又刊行了第二版,到 2011 年为止已刊行了第四版。在 1998 年第二版刊行的时候,原作者对此书作了少许勘误和增补,之后的版本没有再增订。故本译著以第二版为底本。

(一)原著中的注释均置于各章末尾。

(二)译者注均为页下注。

(三)按原著凡例,关于本书所收论文等的初次发表,以及在收入本书时所作修改的情况及其程度,在各篇论稿的末尾皆附了注释。

(四)按原著凡例,引文中的“……”,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皆是本书原作者对引文的省略。

(五)按原著凡例,引文中的着重点,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皆是本书原作者所加。

(六)按原著凡例,引文中的(),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皆是被引用的原文本身所有。而引文中的[],则是本书原作者所加。

* 以上(三)、(四)、(五)、(六)与原书凡例内容一样,另外原著凡例

中还有三项是关于汉字在日文表达上的说明,对于中国读者并不必要,在此省略。

前 言

在那永远不能回归的过去的时光里，曾经有一群真正生活过的男女，他们有时也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一样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而感到忧虑，我一直在尝试着去了解他们关于政治的理论、思想、感情、气氛等，并且自己也与他们一起思索。我把多年来思索的一部分成果归结起来，构成了此书^[1]。

本书所论的时代与地区涉及 12 世纪，从宋代的中国到明治时代的日本。

那也许是一个广漠的时空的展开。若读者一览目次，也许会感到内容漫无边际。比如德川时代的仪式和队列、中国的读书人、朝鲜的两班^①、琉球国，又有各种儒学或国学，还有历史的“进步”观念、“文明开化”等……（还有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但是，我个人的管见认为，这些问题群是相互关联或连锁的。也许各位读者读完本书之后，就能了解其中

^① 两班：指朝鲜的李氏朝鲜时代的特权官僚及其身份。文官叫东班（文班），武官叫西班（武班），所以称为两班。两班独占了官位和官职，享受种种特权。

的相互关系。

但读者可能还会有疑问,为何要提“东亚”呢?而“王权与思想”又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在此说明一下。

首先是关于“东亚”。

众所周知,“东亚”或“东洋”,是从欧洲之地眺望东方而笼统地将之归为一体的,或许那只不过是投射了“欧洲式”视线的某种幻象。并没有地理学的根据,在被称呼的一方,本来并不具有那种统一体的意识。同样地确信自己君临于世界中心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和中国的皇帝^[2],在与欧洲相对而观时,难道能产生欧洲与自己是同类的感觉吗?“亚洲和非洲的称呼都是欧洲发明的”(巴那德·路易斯 Bernard Lewis)^[3]。

但约在 300 年前,大阪的医生寺岛良安,在他著的一种百科事典《和汉三才图会》(正德三年(1713))的序言中把“异国”以及日本与“外夷”区别开来,指出:^[4]

外夷文字横写,不识中华的文字。吃饭时不用筷子而用手抓,称为抓食。

“异国”是指震旦(morokoshi)、朝鲜、琉球、虾夷、鞑靼、交趾(kauchi安南)等。日本与这些“异国”,具有与这些以“外”的国家不同的共通特色,最典型的是懂汉字和用筷子吃饭,即具有所谓汉字文化圈、筷子文化圈的意识。当然,实际上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异国与日本列岛的所有居民都用汉字和筷子。但是,在那个时代显然已有了这样的意识。作为这种意识成立的基础,当时人和物质的往来,语言、风俗、文化、制度以及思想的流通,在这个范围内已相当密切。这个范围正好与现代日语所说的“东亚”大体一致。

或许从古代到现代,东亚居民的历史是不能撇开他们的相互交流来谈的。关于日本的思想史也一样,尤其是如果无视与中国、朝鲜的关系,疏忽了比较的视野,那么在深化理解上就会产生重大的局限性。